



诗歌隧道

七律·四平南湖公园

■王鸣宇(四平)

融融画意出平湖，烟雾朦胧近却无。
欣见黄莺枝上啭，悦观野鸭水中嬉。
一湾澄碧波千点，两岸青苍柳数株。
小石桥头连曲径，桃花吐蕊入新图。

苏幕遮·春到湿地

■王耀忠(四平)

碧云天，芳草地。春水涟漪，朝夕氤氲气。
黄鸭白鹅知暖水。邓隰平川，两岸桃花蕊。
顾长堤，池泽外。井市乡村，向晚炊烟起。
琴瑟朱陈窥老黛。垂钓连鱼，百载歌盛世。

远望春天

■黄耀胜(四平)

和风携着细雨
拉开万物复苏的序幕
绿色的梦在柳枝上萌芽
铺陈开一望无际的繁华

冷藏一冬心事的河流
敞开心扉一路欢唱
远山里的春雨梨云
惊艳太多踏青者的眼眸

循着家的方向
燕子飞越千山万水
轻轻用剪刀
为故乡裁一幅鸟语花香

想与春天踏实的拥抱
可春天却过时不候
还未来得及道声再见
落英已缤纷了夏天的路

我与海

■刘凤琴(四平)

我与海的距离
很远很远
未亲近海的时候
只知道海是浪的家园
它有宽阔的胸怀
和大浪朝天的壮观

我常常仰望着苍天
张开双臂
大声地呐喊
敬畏它的庄严与气魄

不知道为什么
海
却常常在我心中蔓延

我吮吸着一滴海水
品味它的苦辣酸甜
我张开双臂
仰望它涌动时的澎湃
我懂得了它
沉默时的历练
与一泻千里的壮观

许多关于海的故事
我却把它久藏在心间
倾听它
集结着岁月的呼吸

后来
我读懂了关于海的昨天

我亲近它的浪潮
我仰望着她
惊天动地般地存在

海风海浪如潮
那声音
几近怒吼
向我解析历史的渊源
让我铭记着
它的来龙去脉

它 叠积的
是昔日的崛起
与明日的凤愿
……

又逢梨花飘香季

■司德珍(山东)

好友打来电话相邀，说郊外的梨花开了，咱们一起去看吧。还未等我回答，她又接了一句：“我记得，梨花是你的挚爱呀。”我笑，那是自然。但她并不知道，其实，我最初并不喜欢梨花的。

年少的时候，我父母在村外的山坡上垦了一片果园，种了近百棵梨树。一进四月，那片山坡就成了梨花的天下。一簇一簇的梨花，不疾不徐地开着，从绿意弥漫中铺展开来，堆云叠雪般，烂漫在枝头，惊天动地着。远远望去，那片山坡含烟带雾，犹如人间仙境。

这样的景致，在我眼里并不美好。因为一眼望不到头的梨花里，藏着一眼望不到头的农活。十二三岁，正是爱玩的年纪。每天一放学，别的孩子扔下书包，就去村外的草地上去放风筝、跳皮筋、丢沙

包，而我和姐姐，却只能去梨园帮忙干活。学着父母的样子，给侧生较多的树枝，剪枝；给簇生较密花朵，疏花；还要给盛开的梨花，授粉。尤其是，当那一串又一串的欢笑嬉笑声，穿过枝繁叶茂的梨树林，落进我的耳朵时，我对梨花又多了几分厌憎。只盼着它，明年可以少开花，甚至是不开花。

初次喜欢梨花，是从古诗词里开始的。

那天在课堂上，语文老师教我们念关于梨花的诗句，有晏殊的“梨花院落溶溶月”，

白居易的“梨花一枝春带雨”，王雱的“海棠未雨，梨花先雪”，更有毛熙震的“梨花满院飘香雪”。念着念着，我所认识的梨花，便被古诗赋予了多情唯美的内涵。我在心底感慨着：原来一眼望不到头的梨花里，也有这般诗意呀。

课后，小伙伴围在我身边，无不羡慕地说，你好幸福，每天都可以闻到飘香的白雪呢。于是，在唐风宋韵的诗词里，在伙伴们羡慕的目光里，我对那一园子的梨花陡生好感。常有小伙伴，约着我，去梨园赏花。他们站在梨树下，闭着眼，尽情地嗅着梨花的清香，一脸陶醉。

中学的时候，我对梨花的喜爱里，是存了感激的。那年，学校要求订制春装的校服。父母看着缴费的单子犯了难，他们也想满足我订校服的愿望，但又拿不出钱。恰巧，祖母听城里的亲戚说，干梨花能用来泡

茶，是可以卖钱的。她就带着我跟姐姐，去捡那些被修剪下来的梨花，一老两小，行走在梨树下，谁都没有抱怨的神色，满眼都是期待。

我们把捡来的梨花，一朵一朵清理干净，放到阳光下晾晒。不过三四天的工夫，那些梨花就晒干了。祖母把这些干梨花装进箩筐里，拎到城里去卖，很快就凑够了校服钱。多年以后，我仍清晰地记着当时的情景，祖母坐在梨树下，一边数钱，一边念叨，得亏今年的梨花开得多呀，不然，大人孩子可都作难了呀。我的心就在那那天铺天盖地的香雪里，隐隐感动起来了。

又逢梨花飘香雪，在一场一场盛开的梨花里，我渐渐明白，生活有辛苦，也会有诗意；有困顿，也会有出路。去邂逅一场梨花的盛开吧，在春日，在枝头，在心间。

厨房里的母爱

■杜观水(广东)

母亲喜欢侍弄饭菜，在村里是出了名的。我小的时候，家里七八张嘴，只有父母两人领工分，那时生产队收入有限，尽管这样，父亲母亲想尽办法，硬是没有使我们几姊弟的胃受一点委屈。父亲利用冬天农闲时节，伙同村里几个人，夜里到河里拉大网捕鱼，大鱼出售，换回粮食，小鱼用来慰劳一家大小的胃。母亲也有办法，她在屋前屋后，田头岭尾，挖出一些边边角角的地来，种上菜。这样，一日三餐有饭有鱼有菜，又有杂粮换口味，在那时我们一家人的生活过得蛮有滋味的。

平时，母亲总是变着花样让我们兄弟吃饱吃好。虽然物质缺乏，但在母亲粗糙的大手下，也能把食物做得美味可口，让我们胃口大开。在炎热夏天的中午，母亲顶着烈日到禾田抓小鱼，洗干净后做成了一道类似现在饭店里出售的酸菜鱼。母亲做的酸菜鱼，香味浓郁，味道纯正，是我儿时的一道美食。母亲从瓦罐掏出一把酸菜，叫两个姐姐到地里摘回一把辣椒，半把香菜、香葱，切碎，起锅炒菜。土灶里跳跃着欢快的火苗，等铁锅烧热冒烟，母亲手脚麻利地把猪油倒进锅里，待油烧到七八成热，再炒香大蒜、辣椒等佐料，然后加进小鱼、酸菜，炒香，加半瓢水煮开，然后转小火，最后撒上香菜、香葱，然后起锅上桌。这样简单的饭菜一家人吃得舒心，因为这里面融入了母亲浓浓的爱。

在家里没有拿出什么菜蔬的春夏两季时，母亲便会叫我姐弟俩去野外挖野菜。我们把挖来的马齿苋交给母亲，母亲把嫩汪汪的马齿苋的绿叶连同根茎都择下来，洗净，在锅里用开水焯几下，将其捞起，接着又用凉水过一遍，沥干，装盘，加香油、撒上蒜末、与少许白糖拌匀，一道凉拌马齿苋就新鲜上桌了。于是，我们几姊弟便争先恐后地抢开了。

每逢节日，母亲也会做上几十个田艾糍粑。田艾是一种食用草本植物，叶子上长着细密的绒毛，这些绒毛可以吸纳人体内吸入的棉花絮和各种各样的脏东西。母亲用她的巧手做的田艾糍，带着一股清新的田艾香，令人齿颊留香，回味无穷。

我们的身体是靠五谷杂粮和肉食果蔬供养着的，饥肠辘辘地回到家，有什么比厨房里锅碗瓢盆碰撞的声音更悦耳？还有什么比那碗热气腾腾的饭菜更有治愈功能？

母亲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，都在洗洗切切、煎煎炒炒的厨房中度过，为她的家人，穷尽一生追求着细水长流的爱。



有温度的包子

■钱国宏(辽宁)

阿桃下岗后，和老爹在闹市的拐角租了一个门面，开了一间包子铺。

包子铺不是很大，满打满算也就是20平方米的样子，主要经营小笼包子，以早餐为主。在开店之前，阿桃曾做过多方调查，发现整个小镇的闹市区虽有几家早点部，但都没有卖包子的。新店开张前，阿桃确实下了一番功夫：阿桃到外地学习了半个月的面点技术；而老爹呢，则数月前就开始钻研和馅的技巧了。包子铺开业后，爷俩蒸出的小笼包子个个白白净净，玲珑剔透，从包子上面的褶皱里，尚可依稀瞧见包子馅儿！另外，为了吸引客流量，阿桃还采取了一系列的促销措施：开

发出了5种不同馅料的小笼包子，满足不同食客群体的口味需求；店内实行“免费赠送小菜”，北方人早餐都有吃小咸菜的习惯；早点加宵夜，一早一晚，解决了下晚班的食客无处吃饭的难题。因此包子铺刚刚开业，便迎来了“客满如云”。

镇上的其他几家早点部发现“客流”都被阿桃的包子铺吸引过去了，很是嫉妒，便偷偷传言：“哎呀，你们还不知道吧，阿桃家的包子啊，那肉馅是用病死猪做的！那些青菜呀，农药超标不说，还懒得洗！”一周左右的时间，阿桃的包子铺就变得冷清起来。

阿桃很是着急，一开始她还以为自家包子不够保温呢，便搬来了火炉，这下，从早到晚，笼屉里的包子总是热气腾腾的，食客无论何时进店，都可以吃到热乎乎、香喷喷的包子。

这项服务新举措虽将一部分食客又吸引了回来，但上座率还是不如开业时。

这天早上，阿桃刚刚打开店门，端着蒸好的几屉包子放在火炉上，猛然间瞧见门外的台阶上，坐着一位衣衫褴褛的老乞丐。老人蓬头垢面，两眼无神，衣服黑黢黢的泛着油光，脚上趿拉着一双鞋，有一只居然被大脚趾顶出了一个洞。阿桃再认真瞧瞧，觉得老人不像乞丐，倒像是拾荒者，因为老人的

身旁放着一个肮脏的袋子，里面鼓鼓囊囊地装着一些瓶子。哦，肯定是拾荒的。阿桃也没理会——这会儿正是“饭口”，她忙着招待陆陆续续进店的食客。

正忙间，阿桃眼角的余光不经意间瞥见拾荒老人。她看看手里端着的一盘包子，心头一震，稍作思忖，便径直走向老人：“大爷，您还没吃早饭吧，这几个包子您先吃着，不够我再给您拿！”

拾荒老人显然没有料到阿桃会这样做，他面现惊恐和怀疑，惴惴不安地嗫嚅着：“我、我、我没钱……”阿桃笑了，贴近老人的耳朵提高声音说：“大爷，您吃吧，本店搞活动，这盘包子不要钱！”拾荒老人哆哆嗦嗦地伸手接过盘子，蹒跚着坐在门口台阶上，抓起包子狼吞虎咽起来。

靠门口的那桌食客吃好后，出了店门。阿桃见店里出现了空座，便示意老爹把拾荒老人搀到店。阿桃麻利地给拾荒老人端来

一盘热气腾腾的包子、一碟咸菜和一碗稀粥。

店内食客窃窃私语起来，几位常来的食客甚至笑着打趣：“阿桃，老头是你亲戚？”阿桃笑而不语，只顾忙着料理生意。

此后一连几天早上，拾荒老人都会出现在阿桃的包子铺门口。阿桃呢，也会准时将一盘准备好的热包子端给老人。有空桌了，阿桃就把老人让进屋。

周日的早上，阿桃照例给坐在门口那张餐桌旁的拾荒老人端去包子。这时，忽见一男一女两个青年人急匆匆走进店里，来到拾荒老人面前说：“爹，您让我们找得好苦啊！爹，咱们回家吧！”一番解释，阿桃和食客们这才明白：原来拾荒老人是走失的失忆老人。拾荒老人被儿子、儿媳搀上车接走了。临走时，老人的儿子、儿媳一个劲儿地向阿桃和老爹鞠躬感谢。

不知什么原因，第二天，阿桃的包子铺门前突然间排起了长队，每天早上准备的30屉包子，不到20分钟就卖光了！阿桃和老爹忙着继续和面包包子——店门外还有好多食客在眼巴巴地等着买包子呢！只听队伍当中有人有说：“附近的早餐部，就数这家人多。”队伍当中有人附和道：“因为这家店里的包子有温度！”

此后，阿桃店里的生意一天比一天火——谁不爱吃有温度的包子呢！